



RUBBISH MANAGEMENT

好学校不等于好环境：一所“国际化”私立高中的校园生态调查

我好困困困困^{1,*}

¹Xiaohongshu University

*Unknow

Abstract

随着教育产业化发展，一批标榜“国际化”“精英教育”的私立高中应运而生。这类学校往往拥有优越的硬件设施和亮眼的升学数据，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称为“好学校”。然而，表面的光鲜之下，学生的真实体验与教师的职业状态常被忽视。本文以华东地区某私立高中（以下简称“A校”）为个案，采用质性研究方法，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，揭示该校在“国际化”外壳下的“衡水化”管理实质。研究发现：学校在时间管理、活动安排、教师考核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化现象；社会声誉（好学校）与内部生态（好环境）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。本文旨在打破“唯升学率”“唯硬件条件”的评价迷思，呼吁回归教育的人本关怀。

Keywords: 私立高中; 校园生态; 衡水模式; 教育异化; 质性研究

1 绪论

1.1 研究缘起

在许多人眼中，我就读的A校是一所令人羡慕的学校：欧式建筑、塑胶跑道、外教课堂、海外游学……学费每年十余万，入学门槛不低。亲戚朋友听说我在A校读书，往往会说：“那可是好学校啊！”

然而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所“好学校”的另一面：每天清晨5:40的起床铃、被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、写不完的反思报告、强制参加的“素质活动”、永远睡不够的课间十分钟、以及老师们日渐疲惫的神情。

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思考：究竟什么是“好学校”？高升学率、豪华设施就等于好的教育环境吗？本文试图以我所在的A校为样本，探究

“好学校”与“好环境”之间的张力。

1.2 核心概念界定

好学校：本文指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高认可度的学校，其衡量指标通常包括升学率、硬件设施、师资背景、社会声誉等外部可见要素。

好环境：指学校内部成员（学生与教师）的主体体验，包括心理安全感、自主发展空间、合理的劳动强度、和谐的师生关系等内在感受要素。

衡水化：指借鉴河北衡水中学管理模式的现象，其典型特征为军事化时间管理、高强度学习安排、标准化行为规范、精细化成绩考核。

幽灵席位：指被物品占据超过 30 分钟且无人看守，但在法律（校规）意义上仍属于“占用中”的模糊地带空间。

1.3 研究意义

在“双减”政策与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，重新审视“好学校”的内涵具有现实紧迫性。本文通过微观视角，揭示被社会声誉遮蔽的校园真实生态，为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提供实证支撑，也为面临相似困境的同龄人提供一种认知工具。

2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

2.1 “衡水模式”的扩散研究

学者杨东平指出，“衡水模式”的本质是将学校办成“考试工厂”，其核心是时间的极致榨取与身体的严格规训。近年来，这一模式不仅向公立学校蔓延，更被许多私立学校“嫁接”——后者往往以“严格管理”“高效学习”为名，将军事化管理包装成“精英教育”的必要手段。

2.2 戈夫曼“拟剧理论”的启示

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“拟剧理论”中指出，社会互动如同舞台表演，存在“前台”与“后台”的区分。前台是呈现给观众的形象，后台则是真实的准备区域。借用这一视角，可以发现：

前台：A 校的开放日、招生宣讲、公众号推文、国际交流活动，展现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多元的成长空间。

后台：日常的教学管理、学生的真实感受、教师的职业状态，才是学校生态的本真面目。

本文试图穿透前台的光环，描摹后台的真实。

3 研究方法

3.1 研究对象

本文以华东地区某私立高中（以下简称“A 校”）为个案研究对象。该校建于 2010 年，设有国内高考班与国际课程班，在校生约 1500 人，教师约 200 人。为保护隐私，文中涉及的人名、地名均作匿名化处理。本文以华东地区某私立高中（以下简称“A 校”）为个案研究对象。该校建于 2010 年，设有国内高考班与国际课程班，在校生约 1500 人，教师约 200 人。为保护隐私，文中涉及的人名、地名均作匿名化处理。

3.2 资料收集方法

参与式观察：研究者作为该校高二学生，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日常观察，记录作息安排、管理制度、校园事件等。

深度访谈：选取 6 名学生（涵盖不同年级

与班级)和3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,了解其真实体验与感受。

实物收集:收集校规手册、作息时间表、活动安排通知等文本资料。

4 研究发现

4.1 时间切割:被精确管理的每一天

在A校,时间被切割成以分钟为单位的模块。表1为某普通工作日的作息安排:

时间	事项	备注
5:40	起床铃	生活老师逐间敲门
6:00-6:20	早操	迟到者扣分并通报
6:20-6:50	早读	站立大声朗读
7:00-7:30	早餐	实际用餐时间约10分钟
7:40-12:00	上午课程	四节课,课间5分钟
12:00-12:40	午餐	排队耗时,实际用餐时间不足
12:40-13:30	午休	必须回寝,不得在教室
13:50-17:30	下午课程	四节课,课间5分钟
17:30-18:00	晚餐	同午餐
18:00-18:40	晚读/听力	全员参与
18:50-22:00	晚自习	三节课,每节50分钟
22:00-22:40	洗漱/就寝	22:30熄灯

但实际上需要提前准备

分析:这份时间表与以严格著称的“衡水模式”高度同构。值得注意的是,即便在“国际化课程班”,时间管理同样严苛。有国际班学生反映:“我们也要跑操,也要早读站读,和高考班没什么区别。外教课本来应该是互动的,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太困了,根本听不进去。”

4.2 活动异化:被安排的“素质教育”

A校的公众号经常推送丰富多彩的校园活

动:艺术节、科技节、英语演讲比赛、名家讲座、社会实践.....然而,这些活动的真实面貌如何?

案例1:艺术节背后的“强制参与”

2023年11月的校园艺术节,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至少出两个节目,且必须经过三轮筛选。“我们班根本没人想报名,但班主任说这是政治任务,必须完成。最后只能抓阄,抓到谁谁上。”高二学生小C说,“排练占用了我们仅有的周末时间,大家都很有怨气。”

案例2:讲座现场的“观众任务”

每周五下午的“名家讲座”,是学校引以为豪的特色。然而实际上,学生是被强制要求参加的,且必须填写“听后感”作为考核。“很多时候讲座内容和我们完全无关,比如讲金融投资的,我们根本听不懂。但我们必须坐在那里,不能睡觉,不能写作业,就是浪费时间。”高三学生小D说。

分析:这些活动从表面看是素质教育的体现,实则是学校管理层的“形象工程”。其功能有三:一是为招生宣传积累素材;二是填补学生时间,避免“空闲”带来的管理难题;三是通过活动考核教师与学生,强化控制。

4.3 教师困境:高压下的职业倦怠

在A校,教师同样是“被压迫者”。学校对教师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,与班级成绩、学生评教、活动参与等挂钩。

访谈记录1:班主任L老师

“我也知道学生累,但我没办法。学校每周都有成绩排名,我带的班如果掉下去,就要被约谈。所以我只能逼学生,逼他们多做题、多背书。有时候看到他们困得眼皮打架,我也心

疼，但能怎么办？”

访谈记录 2：年轻教师 M 老师

“我是去年毕业的，满怀热情来的。但现在每天工作至少 12 个小时，早读要看，晚自习要盯，周末还要带学生活动。我的工资确实比公立学校高一点，但算下来时薪可能还不如。更难受的是，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老师，更像一个监工、一个保安。”

分析：学校将升学压力与市场竞争压力层层传导至教师，教师又将压力转嫁给学生。师生关系从“教与学”异化为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”，情感连接被切断，教育沦为冰冷的指标竞赛。

4.4 身体规训：无处不在的“量化”

A 校的精细化管理渗透到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节：

跑操必须步伐整齐，有专门的学生会干部打分；

早读必须站立并大声朗读，否则扣分；

宿舍内务必须“豆腐块”，被子叠放有固定尺寸；

课间不得在教室睡觉，因为被巡视领导看到会影响班级考评。

学生小 E 说：“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每天被输入程序，然后按程序运行。我甚至没有权利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上厕所——课间只有 5 分钟，有时候老师拖堂，就只能憋着。”

5 分析与讨论

5.1 品牌焦虑下的管理异化

A 校为何要实施如此严格的管理？表面看是“对学生负责”，深层原因则是“品牌焦虑”。

作为一所高收费的私立学校，A 校必须向家长和社会证明其“物有所值”。证明的方式，就是显性的“成果”：升学率、竞赛获奖、活动照片。为了让这些成果持续产出，学校只能采用最高效的管理模式——而“衡水模式”恰好提供了现成的模板。

于是，一个悖论出现了：标榜“国际化”的学校，内核却比许多公立学校更为传统和压抑；拥有最先进设施的学校，却给学生最少的自主时间。

5.2 拟剧理论视角下的“前台”与“后台”

运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，可以清晰地看到 A 校的“双重运作”：

前台表演：学校精心维护着“国际化精英学府”的形象。招生宣传片里的学生用流利英语对话，公众号推送的是学生出国交流的照片，开放日展示的是先进的实验室和艺术教室。

后台真相：真实的日常是时间被榨取、身体被规训、自主被剥夺。前台越光鲜，后台往往越压抑——因为前台的每一分光彩，都需要后台的加倍付出来支撑。

这种“前台-后台”的撕裂，正是“好学校不等于好环境”的根源所在。

5.3 主体性缺失：谁的学校？谁的教育？

在 A 校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，都明显感受到“主体性缺失”：

学生不能决定自己学什么、怎么学，一切都被安排；

教师不能决定自己教什么、怎么教，一切都被考核；

双方都沦为制度运转的零部件，教育的“人本”维度被掏空。

正如一位学生在周记中写道：“我们每天在这个豪华的校园里跑来跑去，但没有人问过我们想要什么。这到底是谁的学校？”

6 结论与建议

6.1 研究发现总结

通过对 A 校的个案研究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：

1. “好学校”的符号光环可能掩盖内部的真实生态。社会评价体系过度依赖升学率与硬件设施，导致许多学校将精力投入“前台建设”，而忽视了作为教育核心的人的感受。

2. “衡水模式”与“国际化”可以共存，前者往往被包装成后者的管理手段。这种结合更具隐蔽性——它以“精英教育”之名，行“应试工厂”之实。

3. 学生与教师是教育异化的共同承受者。在高压管理下，双方的主体性同时受损，师生关系沦为工具性的“提分关系”。

6.2 反思与建议

对学校管理者：

- 重新审视“好学校”的内涵，将学生的身心健康、自主发展纳入评价体系；
- 减少形式主义活动，把时间还给学生和教师；
- 建立师生参与的学校治理机制，让教育回归人本。

对家长与社会：

- 打破“唯升学率”的迷思，关注孩子在

学校的真实体验：

- 认识到“严格管理”不等于“好教育”，甚至可能是“反教育”。

对学生：

- 保持批判性思考，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；
- 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自主空间，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6.3 研究的局限

本研究基于单一学校的个案，结论的推广性有限。同时，作为“局内人”，研究者的视角可能带有主观色彩。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，进行更系统的比较分析。

Acknowledge

无

Reference

- 杨东平.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[M].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22.
- 戈夫曼.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
- 项贤明. 教育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[J]. 教育研究, 2021(5).
- 刘云杉. 学校生活社会学[M].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

Appendix

访谈提纲、A 校作息时间表原件（描述）、校规摘录